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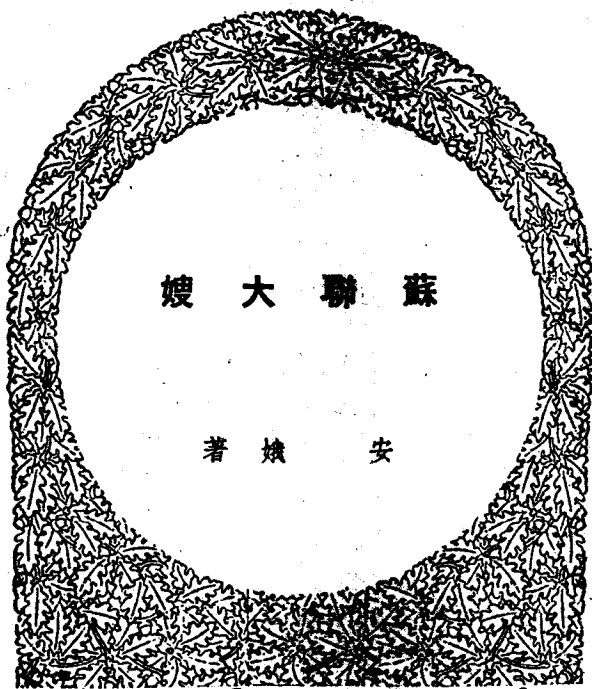


蘇聯大嫂

著 娥 安

版 出 社 版 出 動 勞

行 發 店 分 總 東 華 在 售 華 新



蘇 聯 大 嫂

著 安 娥

版 出 社 版 出 勤 勞

行 發 店 分 總 東 華 居 吉 華 新

蘇 聯 大 樓

作 者	安 娥
出 版	勞 動 出 版 社 上 海 中 山 東 一 路 十 號
發 行	北 京 各 座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蘇 州 路 三 九 〇 號
承 排	合 作 印 刷 廠 上 海 山 陰 路 四 德 里 一 二 一 號
印 刷	協 興 成 印 刷 所 上 海 江 甯 路 一 〇 八 〇 弄 一 二 九 號

1951. 1. 32K. A. (0001—5000)



(0 1 1 5)

價 2,600

目 錄

港長諾威柯夫.....	一
蘇聯大嫂.....	二〇
「納寡達」.....	三六

港長諾威柯夫

見面更勝於聞名

海港港長諾威柯夫，在大連的中蘇人民中間，是很有名望的。「原則性強，問題觀察得深刻，有學問，有經驗，有辦法，態度好。」這是接近過他的人們一致的結論。

在一個大連數年來未曾有的酷熱的星期日的上午，我和海港黨委書記及翻譯同志，一同走近了海港的辦公大樓。剛一下車，看見迎面站着一位：個兒不高，胖胖的，穿着黑褲白上衣制服的中年蘇聯友人。他笑嘻嘻的走進一步，和黨委書記及翻譯握手，然後又和我握手。

「我以爲到這兒來比在我家裏談話更有趣些，不是嗎？這兒可以望見港灣的全

貌，可以看看大辦公樓……」這位朋友說。

不必懷疑，這就是那位有名的港長諾威柯夫了。

「我們以爲星期日你會在家裏，我們跑到了你家裏才知道你在這兒，讓你久等了。吧？」黨委書記抱歉的笑着。

「我九點鐘就在這兒等了。」諾威柯夫也笑了。大家因爲他這種毫無責備的溫和自然的笑，也都笑了。

「走吧，請到樓上去吧。您是通訊員嗎？非常榮幸！」他向客人們禮讓着。那種出於內心的自然誠意，使我們再沒有客氣的餘地，直接了當的服從了他的意志，走上電梯。

雖然我們剛才一共不過談了那麼兩句話，而我已經深深覺着：諾威柯夫這個人的謙虛、誠懇，和那種俄羅斯人民所有的溫厚而堅強的一切，是「見面更勝於聞名」的。無怪黨委書記說：「人們都喜歡見他，無論誰都願意和他談話。」是的，他確實是個使人願意接近的人。

他愛海上事業

到了屋頂，我們一望那羣山環抱的海港，煙囪林立的大連，大家的心更開朗了。諾威柯夫一看到海，一看到工廠，臉上也更閃出了光輝。

「多好的海港！多美的海港啊！」他不是向客人，而是向自己說似的。他從心裏爲他的朋友（中國人民）有這樣的海港而欣慰。

「這裏是碼頭，那裏是碼頭，那裏也是碼頭！」諾威柯夫指點着沿海遠近各碼頭給客人看。「多好的海港呀！」他不自覺的又加了這麼一句心聲。這可把我弄得不自然了。一個久被侵略的半殖民地的人民，聽見一個強國的人讚美自己的國土，不自覺的動了一下心。可是立刻就批判了自己的可羞恥的錯誤想法，連朋友的讚美和敵人的貪婪都分不開來！

「現在我們的裝卸已經用機器了，」他指着碼頭上一架很大的嶄新的起重機說。「我們再不必用工人的兩隻手裝卸貨物了，那樣的工作是太苦了！我們不能讓工人永遠陷於苦力的工作狀態中。這架起重機一年可以裝卸一億噸的貨物，東北的和南

方的貨物都可以由這裏轉運，對於物資交流上是個很大的幫助。人民的生活會從它獲得很多的利益……你看過我們的俱樂部嗎？」當他介紹了許多碼頭和工廠之後，他忽然問我。

「在外邊看過了。」

「不，一定要到裏邊去看看。這對於你們搞文藝的人會有興趣的。」

諾威柯夫似乎完全忘了，我的任務是來訪問他的，是要在他的身上獲得我的報導材料。而他完全只把我當做一個「參觀的」招待，一切爲着使我多知道，多獲得寫作材料而佈置。還照顧到我是「搞文藝的」。而對於我此來的目的——獲得他個人的材料一層，他始終沒給我一個發問的機會。現在我顯然已經變成了一個被訪問者。

海港的大腦——港長辦公室

從屋頂下來，我們走向他的辦公室，他熟練的用鑰匙開了應接室的門，讓客人們進去。辦公室的牆上，週圍幾張革命領袖的像，整齊觸目的掛在牆上。迎面一面

紅絨金字繡着蘇聯職工會標誌的錦旗豎立在牆根前。那是旅大蘇聯工會爲海港四九年超出全年任務百分之一百八十二而贈給海港的。和錦旗相反的一面牆上的鏡框裏鑲着一張獎狀。此外有五、六面較小的錦旗（是旅大各級工會贈給海港工會的），都懸在很合適的旗架上，並且恰如其當的散置在屋子的四圍。

辦公桌的旁邊放着一架樣子很複雜、連收音機帶電話的機器，據說這是海港工人自己造的。辦公桌的對面有一套絨沙發和一張圓桌。這個陳設簡單的辦公室，就是海港的神經中樞。

每天早晨，諾威柯夫八點鐘就到了這個屋子，稍微坐一下，就坐着優良舒適的、美麗大方的莫斯科出品的莫洛托夫牌六缸汽車，先在全海港各部巡視一週，以便親自檢查昨天的工作情況。九點鐘他又回來坐在這間辦公室裏一直到一點鐘。從九點開始，屋子的外邊的接應室裏已經坐滿了要見他的人，內部的外來的都有，四個鐘頭人羣一直川流不息。每一個從辦公室裏走出來的人，臉上都顯着坦然愉快。顯然的，諾威柯夫的那把萬能鑰匙，能開開每一個問題的銹鎖。

從八點到午後一點，我們的朋友，一直五個鐘頭還沒喝過水。同時也不見他的

甚麼勤務員。自從他來到這座大樓以後，便把所有的勤務員取消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勤務員集中等候在一個屋裏，那個辦公室來了客人要倒倒水之類，便臨時通知人事處派人來。而辦公室的清潔工作，則由每個辦公室的職員在清早到來之後，上班之前親自做好，然後就學習。港長的辦公室裏經常看不見勤務員的面。因為他沒有甚麼事要找他們。所有文字的以及口頭傳達的東西，在一點鐘以前都當面解決了。一點鐘以後港長回家吃中飯。兩點鐘他就又回到辦公室和幹部們開業務會聽彙報，檢討和佈置工作，以及處理一切個別問題。五點鐘以後他給中國幹部上課。如果六點半他能回到家裏，那已經不是常有的事了。但有的時候，他的老婆才高高興興的等他把茶吃完，可是他就又出去開會了。

關心工人福利

海港在港灣大橋這一塊地方，就有四個碼頭，過去分爲一、二、三、四，四個碼頭。這些碼頭的工人都是零工性質，每天早晨幾長溜人排在碼頭的牆邊，等那個碼頭有船來了，由工務處臨時叫人。船來的少了，工人就白等一天。船來的多了，

工人就被東抓西喊。

諾威柯夫很快把這種現象克服了。他把四個碼頭分東西兩區，各設區長、司令（等於工務處）、科長……，專人負責。另外把四個碼頭的班組長及工人都固定起來，直接歸東西兩區區長領導。來多少船，需要多少工人，就分配多少工人。沒事的工人不必白等，白跑碼頭。他們可以抓緊這個時間學習。特別還設立了工資科每天登記工人們的勞動及超額勞動，到月終結賬發工資。如果有了超額勞動，就領超額工資。否則也有固定的工資。他們不再是無保障的零工了，他們已變成正式的工人，享有一切發言、建議、選舉、被選舉、參加工會及勞保的權利。

舊時代的碼頭工人，無固定工資，終年都在飢一頓飽一頓挨打挨罵的環境裏過生活。絕大部份工人，自然都說不上甚麼養家娶老婆。

解放後公家發了工人苞米，給獨身工人預備了鍋灶碗盞，可是人多東西少，彼此要挨號使用，有的工友等不及仍舊下小館。吃飯不正常，晚上覺睡不好，工作情緒自然也就不能好。

「紅房子」——過去是海港獨身工人的宿舍。在日寇時代就是：髒房子、臭房

子、地獄房子的變稱。解放後雖然做過不少清掃整理，但因基礎太壞，無法徹底清除。自從諾威柯夫港長來了後，他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在他週密的打算下，擬定了修建工人宿舍的計劃，在工友們的努力下，沒過幾個月，把一所破樓房重新修建起來，工人們把這所樓房命名爲：「紅星樓」！還附設有食堂，工友們每天可以按三餐吃飯。另外還修建了澡堂、醫院。工人下了班，吃過飯，洗過澡，換上衣裳，便學習或娛樂去了。

諾威柯夫在各種精打細算下，節省出錢來，節省出材料來，用蘇聯海參崴工人業餘建築俱樂部的例子鼓勵工友，把碼頭對面的一座破爛不堪的樓房，改修成了一座非常漂亮的俱樂部。除了容一千二百人的劇場外，還有圖書閱覽室、休息室、文娛室。文娛室裏可以聽音樂、下棋、看小型表演……等。劇場裏邊的椅子和外邊休息室的椅子，都是用很好的彈簧和皮面子做的。

港長對於自己的工人，有一個這樣的俱樂部是很愉快的。

「很不錯的俱樂部！多軟的椅子啊！這完全是工友們在業餘時間自己建築的。真的，很不錯的俱樂部啊！」

「是，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更好的俱樂部還有的是。」

「不過，那不是爲工人享用的，」諾威柯夫緊接着說。

「可是，在蘇聯所有最好的——全世界聞名的一切，都是屬於工人的！」我這句話給了主人以喜悅。

在南山角下，一個小小的平靜的湖邊，有個三角形的公園，這是我們的朋友諾威柯夫港長，今年春天爲工友們計劃的。剛過了年，人們還穿着棉衣服的時候，這兒除了才豎起來的灰色漆圍欄以外，甚麼都還沒有。可是一入夏，這兒已是綠葉成蔭了。音樂亭、遊藝蓬、長凳、花草都有了。那一排排大大小小，有些像海碗口粗的大樹，都是工友們在業餘時間親自從鄉下移來栽種的。最可喜的是它們都活了。「八一」那天，在這個公園裏，整半天的時間都保持了千人遊覽紀錄。

港長對於這個公園並不認爲滿足，他認爲它還需要組織經常的、音樂的、戲劇的、舞蹈的、遊藝的表演，好使工友們隨時都獲得文娛的享樂。前些日子他在行政上又節省了幾十萬關東幣去買放映機去了。

全海港廿多個單位中，都有自己的文娛室，也可以說是小型俱樂部。裏邊有舞

台、桌椅、讀書看報的地方，牆上掛滿各種圖畫標語，以及工友們的作品和生產數字、競賽挑戰的報導等。工友們把本單位的錦旗獎狀，也都光榮的懸掛在自己的文娛室裏。在東區碼頭的文娛室裏，牆上有：政治、生產、文化、學習、體育全面的錦旗和獎狀。據黨委書記說：東區是向蘇學習最有成績的一個單位。區長是由工人中培養的。

無論我們走到那個單位，工友們看見自己的港長，沒一個不笑嘻嘻的，如同看見親密的老朋友一樣。一個個連連的說「德拉斯基」。我們從東區文娛室出來，向着大起重機的方向走的時候，汽車走過了三個騎腳踏車的工友身邊，他們一齊回過頭來向自己的首長「德拉斯基」。

「多好的工人哪！多麼整齊！乾淨！聰明！有文化的工人哪！」我們的朋友喜悅的說。

一點不錯！果然是聰明！乾淨！整齊！有文化的現代工人！三個人一律穿着白的西裝襯衫，只有一個穿着藍色制服褲，其餘兩個一白，一米黃，褲縫熨得像條線。三部腳踏車如風似水的飛奔前去。

他們自由，他們愉快，他們知道自己是海港的主人！像這樣的人！任憑他們跑在中國的那一個城市，有誰分得出他們是工人？還是學生？雖然今天因為星期日，沒有能够實際看看他們的文化活動，但就他們的舉止行動，就他們獲得旅大文藝競賽的特獎的「裝卸」一劇，就他們的壁報和黑板上通知看來，我們不能說他們的文化低的。有些美術字寫得真是好得很呢！自然我們也不能說，他們全部的文化程度都很高了，因為他們中間還有許多文盲。但這都限於老年和新進來的工友，而且他們預定要在年底之前全部消滅掉。

我們的朋友說得對！「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不好！」「文化提不高，技術提不高！」他對於工友們的學習文化的幫助，真可以說是求必應。除發給他們全部應用的文具，添製足夠桌椅外，有些人員甚至可以提前半個鐘頭，在四點半鐘可以下班，去趕五點鐘開始的學習班。

學習班開學以後，我們的朋友，經常詢問每一個幹部和工友的國文啦，數學啦，地理，歷史啦學習的怎麼樣了。同時也經常詢問教員，問他們用甚麼方法教的學員，學員們的成績怎麼樣。

諾威柯夫平常總是對人們說：不會就學習！不要等待！

幾個月後，當六十歲的文盲水手林喜之，獲得識字模範的光榮稱號時，港長的快樂是可想而知的。他獎給了這些識字模範的物質獎勵，有：本子、筆、皮包、衣服、暖水瓶……許多東西。當然，他給他們的精神獎勵也還更多！

對於政治學習，他也非常關心，凡是報紙上有甚麼重大政治問題出現，他都找着工友們去談。他自己對毛主席和劉副主席的文章，每篇都很注意的讀，並且組織蘇聯同志共同學習。

對於安全工作，事無大小，港長都同樣關心。大的方面，他請求莫斯科派了一位安全專家，來海港作安全科長，經常有組織有系統進行全面的安全工作。全海港各種有危險性的機器和工作場，都逐漸的按設了安全設備。除了各種安全圖表以外，他經常督促工會負責安全的人員切實檢查並教育工友學習安全。

他自己隨時隨地都作細密安全檢查，當他看工人吊鐵板、卸火車、走路等等，不合安全條件時，他立刻就走上去糾正，並且教育大家。即便出了任何一件細小的人身事故，他都要對自己作深刻的自咎。他常說：安全設備只是消極的阻止事故發生，